

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第四三一號

據清·員佩蘭總裁，楊國泰纂修
道光六年刊本

影印

山西省

太原縣志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10097902

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第四三一號

據清·員佩蘭總裁，楊國泰纂修
道光六年刊本

影印

山西

太原縣志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10097904*

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第四三一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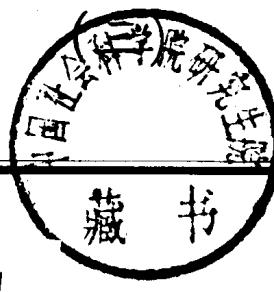
據清·員佩蘭總裁，楊國泰纂修
清道光六年刊本

影印

山西省

太原縣志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10097903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

月臺一版

太 原 縣 志

全三冊

發行人：黃成助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台北市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台北市基隆路三段二四〇巷五號

印刷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台業字第一一四七號

太原縣志原序

余少時讀史至趙襄子走晉陽卒脫於難乃豁然信口果哉尹鐸保障之功有明徵矣邇歲被命刺太原太原古晉陽郡也使余慄慄以懼辛壬間黠胡內寇至軼是郡而南瘡痍之民盜命於鋒刃間以供荷戈征輸之役越數歲滋繁是國家注減寬仁之澤不能不奪於繭絲者矣比至郡急欲得志而觀之以見土產之豐約賦役之增損戶口之登耗風俗之媿惡亦將妄有覬焉乃聞志就殘逸督學鄭公方事采輯未克卽工旣而余有事晉祠距太原邑治數里許見廢臺頽垣故址依然莫知爲何及道中見邑大夫

高公題匾始知古晉陽乃於斯在因歎曰斯其產蛙弗畔
之地耶夫今流亡者何衆也立馬荒蕪悄然以悲今年春
高公修邑志成緘以示余展閱之爲卷六爲目四十有九
考古昭今發幽剖疑陳常以備經紀異以徵變論議本於
折衷藻繢生於據實其間往事遺跡可當郡故者爲多不
但土產賦役之類可得其概而已蓋公抱負奇偉以誣早
歸屢勤薦者之疏故出此緒餘亦足垂後其視余竊郡符
不能舉郡志者不可以評才力哉夫纂言以傳永外史之
職也據志以平政有司之責也余不能寬繭絲之憂又不
能卽引去乃辱公以志序見委顧瓦礫奚可以冠珠玉托

以自述焉耳矣嘉靖辛亥春三月望太原府知府汝南張

祉序

續修太原縣志原序

志故史一體也自非博物君子老於典故素稱良史才者鮮能勝其任而愉快其文辭置勿論論其大者約有兩端載記或誇誣而無當或寡文而多佚評隲或信耳而失真或徇意而鮮公操是心也何以志爲太原故有志創自邑大參高公汝行迄於今七十有七年舛錯漫滅幾不可別識而且歲移勢異物換人非執曩策以効今時不勝忤矣余報政之三年有慨於中欲重修之以竊附續貂之意又

自揣固陋渺聞或有違於君子於是謀諸學博魯孝廉誠
言譚君邑孝廉鼎亨石君博士弟子員則段生光潤孫生
可奇郭生嘉祥王生與爵段生棟李生楩年王生爾貞石
生之麟段生楷王生杠商確參訂共襄厥役於是訛者正
之缺者補之羣策羣力不一月而告成事將以付剞劂余
因而卒業焉見其博而當藻而精文質而事核卽古良史
才何以加焉所謂博物君子者非與余因是而重有感矣
尙書春秋聖人之史也檀弓左傳賢人之史也史記西漢
書才人之史也志如三國則小人之史矣謂其是非大謬
於聖人私好惡而過褒貶無君子之心也夫無君子之心

事而妄自附於君子之筆舌千古而下相傳之口在卽不
朽之志在志且不可憑而況乎其不志也十步之澤必有
芳草太原壤地雖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小人焉讀斯志
也念之哉天啟丙寅仲夏之吉知太原縣事關中屈鍾嶽
撰

重修太原縣志原序

昨歲余任嵐邑嫌其志荒且陋公餘討論參訂甫有成書
會奉命調太原太原名勝地士大夫多博物君子宰亦
代有偉人度其邑乘記載必成淵海鉅觀旣下車急欲得
志寓目焉孰意熙朝成憲猶然故國藏書敘次舛錯字

重修太原縣志

鑒定

分署襄陽道管轄利譽繫轄太行山脈之南
知事加五級紀錄十次
嵩齡

知太原府事加十級紀錄十次
穆彰阿

總裁

知太原縣事加五級紀錄十次
中州貞佩蘭

纂修

太原縣儒學教諭楊國泰

協修

太原縣儒學訓導王省山

福爾摩斯

督刊

太

原

縣

典

史

潘廷松

邑紳士

總理

監生段作式

生員高秉衡

參訂

舉人閻奉三

貢生高 价

舉人閻世則

增生王鑑臣

監生孫運昌

校閱

舉人李文垣

舉人張錫桓

生員崔信芳

監生李執蒲

分校

拔貢王三接

生員閻光榮

監生段運昌

武生彭毓秀

貢生李若靖

生員李四明

監生馬履亨

監生寧鍾麟

職員王敦典

舉人張驥

廩生李景和

生員閻再賡

廩生崔志和

採訪

進士李成蹊

進士李超凡

生員張錫輅

生員李立功

增生劉輔世

生員王 煉

增生閻 澈

監生楊元裕

廩生胡冠忠

生員郝景廉

武生馬冠羣

生員段錦舒

廩生劉邦彥

貢生韓允泗

增生馬繼融

生員孟朝陽

生員任晉泉

生員齊殿勳

貢生武友直

生員原光聖

貢生賈眉揚

生員李藻光

貢生高峨

生員原映宿

廩生李瓊圃

監生張其讓

生員郭彝瓚

生員韓光晉

監生孫星

武生王大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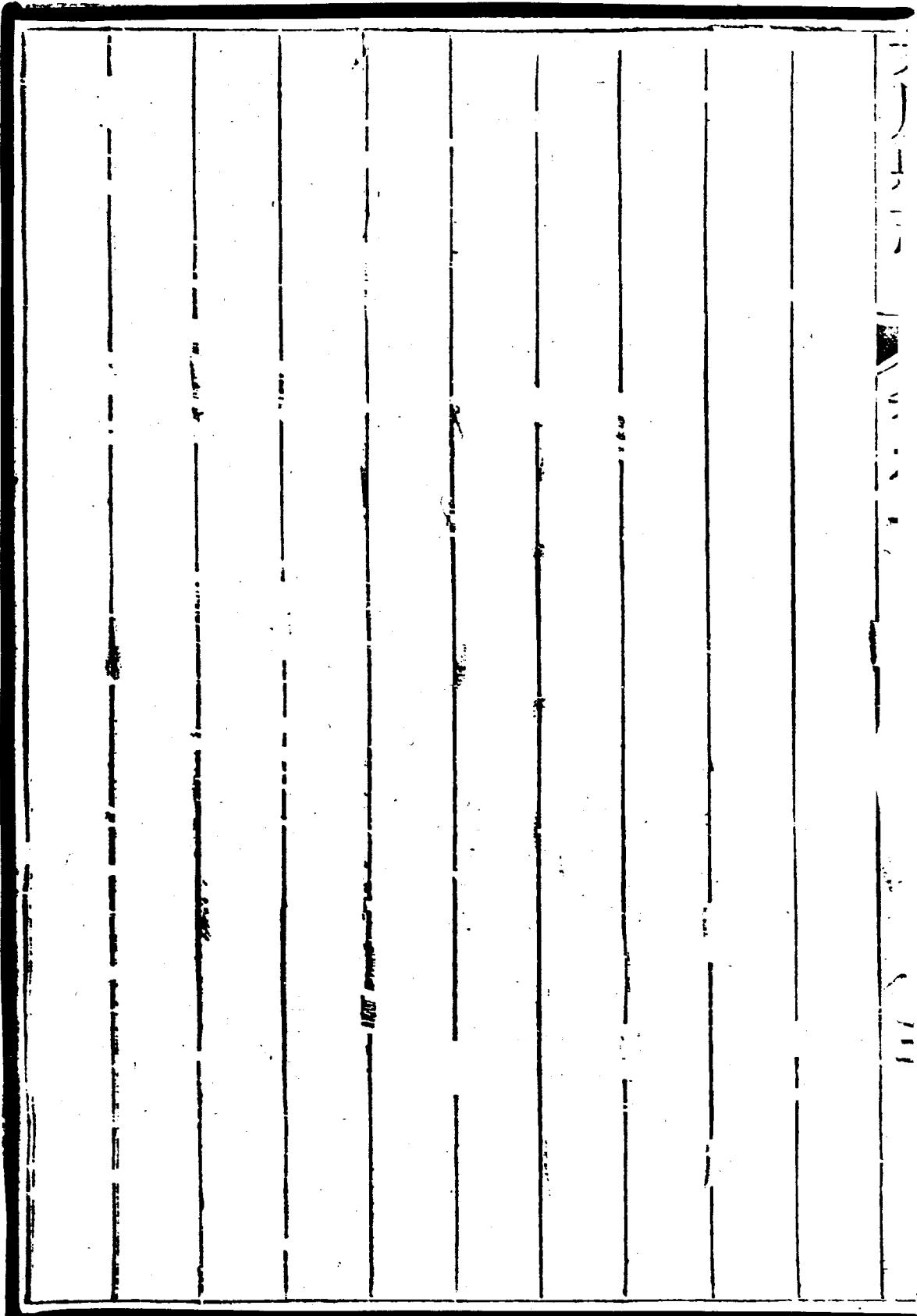
生員魏生蕃

貢生郝萬育

生員王植槐

繪圖

監生楊容



太原縣志原序

余少時讀史至趙襄子走晉陽卒脫於難乃豁然信口果哉尹鐸保障之功有明徵矣邇歲被命刺太原太原古晉陽郡也使余慄慄以懼辛壬間黠胡內寇至軼是郡而南瘡痍之民盜命於鋒刃間以供荷戈征輸之役越數歲滋繁是國家汪濊寬仁之澤不能不奪於繭絲者矣比至郡急欲得志而觀之以見土產之豐約賦役之增損戶口之登耗風俗之媿惡亦將妄有覬焉乃聞志就殘逸督學鄭公方事采輯未克卽工旣而余有事晉祠距太原邑治數里許見廢臺頽垣故址依然莫知爲何及道中見邑大夫

高公題匾始知古晉陽乃於斯在因歎曰斯其產蛙弗畔
之地耶夫今流亾者何衆也立馬荒蕪悄然以悲今年春
高公修邑志成緘以示余展閱之爲卷六爲目四十有九
考古昭今發幽剖疑陳常以備經紀異以徵變論議本於
折衷藻繢生於據實其間往事遺跡可當郡故者爲多不
但土產賦役之類可得其概而已蓋公抱負奇偉以誣早
歸屢勤薦者之疏故出此緒餘亦足垂後其視余竊郡符
不能舉郡志者不可以評才力哉夫纂言以傳永外史之
職也據志以平政有司之責也余不能寬繭絲之憂又不
能卽引去乃辱公以志序見委顧瓦礫奚可以冠珠玉托